从尘埃里流出银河

高二三班 李瑶

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题记

我们本是两个世界的人，仿若在十维时空里，我们的世界弯曲环绕，在某一瞬间突然有了交点。

在我之前所写过的一切臆想里，那些所有的猜测、怀疑、期望与忐忑，在下七中学里，看到那个甩着马尾，一身环绕着光晕，脚步和面容有着和我们同样的迟疑的女孩向我们走来时，都得到了平复和满足。

怎么说呢？感觉还没开始一切就圆满了，看见素梅的那一刻，像是我们四个在星空下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里，忽而看见了海的那边隐约闪出另一叶舟中荧荧的亮光时，刹时的惊喜和迟疑。

让我初次心酸的是，素梅15岁，我们四个最多只比她大一岁，然而素梅的个头，只到我们的肩膀。矮小的个头，瘦削的肩膀，勾勒出城市与乡村，我们与她令人心疼的距离。而我们在穿过层层树林，进入一座老旧破败的房子时，这种感触便更蓬勃地跳动起来。跨过门槛是一地的碎瓦砾，连通着水泥地的走廊，一间简陋昏暗的厨房，而我们的房间则是一个散发着浑浊的陈腐气息的房间，没有白墙瓷砖，而这，已经是他们一家能给与我们的最好住宿。

我们初来乍到，而所有第一眼的皱眉与悲哀，已在这三天里与他们一家人的相处中消失殆尽。不管是每一餐从黑暗的厨房里端出来的不变的八个菜；不管是他们时不时送进我们房间的平时很少吃的食物；不管是他们面对我们对厕所和浴室的隐晦的躲避时脸上一闪而过的失落后重新挂上的笑容；不管是我们夜晚出门后归家时永远嵌在黑暗里的一粒灯光；不管是他们时常清晨五点起来做早餐；不管是每次我们想帮忙干活时把我们笑着推开的一双手；不管是深夜被我们归家时的狗吠吵醒而毫无责怪之意的小妹……不管是上述任何一条，都足以让我们歉疚、感恩，并且，让我们更加体会换位思考。我们无法站在一线城市的岸上对他们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但三天足以让我们跨过千山万水，拥抱他们一家人并笑着对他们说­——

“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兰生幽谷，这下七乡确如幽谷般宁静唯美，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里我确是景仰了远岫含烟，葱林翻绿，在被守护在这里的人们，也确像生在幽谷中的兰，傲然地开着，又并不跟谁争一口气，只是自自然然的开着，像天地山川一样怡然。在我们走街串巷走过的任何一户人家，家门都自然地开着，可以直接蹿进厨房与主人交谈，而忙碌的主人也总是放下手中的所有事，殷勤的端出一盘盘小吃和水果，请我们坐下闲聊，宛如我们相识已久。临走前还态度强硬地塞给我们一袋桔，一只柚……也许这便是我们暂时脱离城市的优越，越过千山来到这里所寻找的东西吧，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然，那种温暖人心的人情味，在那一个下午，比天边穿破一切的金光还要更加耀眼。

这些山里的人们，这三天里我们所体验的种种，它们不平凡，而他们如此平凡，平凡到了尘埃里，却折射出一片星空，就是这里最撼动我们心灵的星空，美得自然又纯粹。

那片星空，还记得临走前我们五个人坐在门槛上，五张脸仰着，五双眼睛里溢满了星子，五通手电筒的光向空中乱晃，溪水流着，把灯影和星光都流乱了。我感到一种混沌而又陶然的幸福，那种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感激，仿佛我们并没有任何区别，仿佛我们生来属于这里。

也许我们的灵魂，是一样的。

“素梅，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大山哦，你不能再一辈子困在这里，要来外面的世界与我们再见。”

“素梅，一段旅程的结束就是新的旅程的开始。”

“素梅，我们会经常联系的。”

离别的早上素梅泣不成声，只能一个劲地点头，抹掉一把又一把眼泪，那一家人对我们微笑着挥手，而我们只能努力笑着，潇洒转头离开。

我们有幸于深谷中发现一株盛开兰草，并将它的芳香带回了繁华的城市。

平凡的下七人 ，平凡的下七乡，平凡的一切，平凡到了尘埃里，从尘埃里流出了银河。

再见吧。

“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莹然万星里，随着星流。

一会儿，又觉得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烁着。”

——后记